

眉山的异乡客

■甘建华

丁酉仲夏，应邀来眉山采风会友，离上次的辛卯春月蜀中之行，又是五年多时间了。那次是我与先贤苏东坡桑梓最近的距离，到了乐山大佛头部后面栖鸾峰上的东坡楼。门额横匾是其弟子黄庭坚手书，楼堂正中有东坡坐像，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线描《东坡笠屐图》，画中人物衣袂飘飘，线条爽利刚劲，描摹工稳端丽，神态高洁潇洒，一幅出游远山乐悠悠的形象。中国古代文人绘像似以苏东坡为多，以前在网上见过这类图画，仿若个人logo，有人说这是虚构，有人说是真实，但在我看来都无关紧要。记得当时见到这幅真人大小的画像，不知怎么地，腿一软，跪了下去，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这几个响头磕得值，因为他是苏东坡。宋代文化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，苏东坡则被认为是屹立于巅峰的旗手，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，却也是实至名归。《苏东坡传》作者林语堂就说过：“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是散文作家，是新派画家，是伟大的书法家，是酿酒的实验者，是工程师，是假道学的反对派，是瑜伽术的修炼者，是佛教教徒，是士大夫，是皇帝的秘书，是饮酒成癖者，是心肠慈悲的法官，是政治上的坚持已见者，是月下的漫步者，是诗人，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。”可我觉得，这些都还没有道出东坡全貌。即使在远离眉山两三千里的衡岳湘水，只要一提起“苏东坡”三个

字，乡间父老的脸上也会浮现亲切敬佩的微笑，这才是他作为文化名人最可称道之处。唐代曾有“天下诗人皆入蜀”之说，这个奇观千余年后，因东坡故里生发的“在场主义散文”而再现。自成都下眉山，沿途只见平野田畴，烟树远村，山不高而秀，水不深而清。犹记一则宋人笔记，说是北宋蜀地有民谣：“眉山生三苏，草木尽皆枯。”苏东坡和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轼，唐宋古文八大家占了三席，何等的文才盖世超拔超伦！三苏出世，眉山百年内草木尽皆枯萎，原因是草木之色全加诸他们父子仁身上了，不知可信的程度到底有几分。

将近眉山市区，果如方志所言：“介岷峨之间，为江山秀气所聚。”这样孕育奇秀秀的地方，诞生三苏父子，拥有千年诗书城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东坡后来宦游南北各地，仍然对家乡山水十分眷恋，经常午夜梦回，要么“吾家蜀江上，江水绿如蓝”；要么“想见青衣江畔路，白鱼紫筍不论钱”；要么“每逢蜀吏谈终日，便觉峨眉翠扫空”。阅读古代诗词，多见乡愁之作，但像苏东坡这样深沉真挚的书写，倒也并不多见。而家乡也一直以他为荣，十年前以其头像作为眉山市徽，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由衷的敬仰之情。

到宾馆后稍事休息，便去瞻仰三苏祠和三苏纪念馆，这两处都是眉山的文化地标，甚至可以

和东坡的浪漫情怀。旷世奇才苏东坡，“身行万里半天下”，这虽然于他个人及其家庭苦不堪言，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，却未尝不是一件大好事。如果没有苏东坡，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，中国的文化地理也会减少许多景观。那些待在京城或困守某地的文人士大夫，怎能体会“江山也要文人捧”的妙谛呢？又怎能得到“捧了江山文人红”的福报呢？

从三苏纪念馆出来，见江边竹林一家茶馆，许多人围着桌子搓麻将，旁边一条竹椅上，赫然摊开一本《东坡志林》。此书吾家书斋也有，平时只是偶尔翻一翻，此时此地见了，如同遇到故人。反正没有什么事情，遂学川人的散淡，索性坐下来，叫一壶春茶，向书的主人借过一阅。在东坡出生地读其书，与往昔心境又有不同，竟有悠然心会的惬意。书中多是只言片语，字字却都是从真挚的肺腑间流出，有着许多丰富的暗示的力量。《记承天寺夜游》是其名篇，记载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与好友张怀民寺院中庭赏月，兴奋之极，说：“何夜无月，何处无竹柏，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。”短短八十余字，写景状物，寄慨万端，亦可见强颜欢笑故作轻松的心态。《题李岩老》记述的是南岳衡山人事，在我尤感格外亲切。李岩老嗜睡，别人下围棋，他却在旁边扯起呼噜，忘却了世间一切喧闹，令人好不歆美。苏东坡的题句“昔与边韶握手，今被陈抟绕先”，幽默中兼有禅趣，现了一个坐忘尘俗的快活道士。



夜衡阳

■黄梅香

卖小菜的农民收起最后一把青菜，转身抓起扁担，准备回家。卖凉粉的人在街边找位置，放下担子，打开木桶盖，透明的凉粉在桶子里摇晃着盈盈目光。路边上到处都是卖西瓜的，有的摆一张躺椅，光着上身躺在椅子上边玩手机边照顾生意。有的席地而坐，不停地编织兜西瓜的绳结。道路旁边，几个妇人摆着煮好的嗦螺和小龙虾，盆子里是通红的辣椒，大颗的蒜头，泛着油光的汤汁。沿着马路是一排夜宵摊，无一例外都是卤菜——猪小肚、猪尾巴、猪耳朵、牛肉、豆腐干，已经煮得通红的小龙虾，炸好的泥鳅；一定有一个篮子里装着黄瓜、西红柿、韭菜、茄子、豆角、丝瓜。偶尔也有几家摊子边上会有鲜活青蛙，在扎好的网袋里不停地跳动。皮蛋是切成片的，摆在盘子里，上面洒了剁碎的红辣椒和蒜泥，淋了醋和生抽，油炸花生米在一个玻璃大瓶里，客人叫了就会倒出一小盘。

陆陆续续的就会有男人过来，三五几个，在小木桌旁坐下，一碟花生米，一盘凉拌黄瓜，几瓶啤酒，也许还会要点别的。啤酒喝着喝着，男人们身上的衣服就不由自主地脱了下来，话也越来越多了。这些劳作了一天的男人，用这样的方式联络感情，释放压抑，把自己想要的那一点幸福，融进漫漫长夜里。

马路上的车还是很多，车灯开着，一晃而过。这些年车子几乎进入了每一个家庭，能停下一辆车的地方都挤满了小车。老人们穿着宽松的家居服，从车尾走过，去赶广场舞。年轻的父母们抱了孩子，笑容满面，听着母婴商店门前摇摇车里的儿歌。

操场上，音乐震天响起。沿露台一字摆开三个音箱，三支队伍都面朝公路，背对球场，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领队，都在放着不同的音乐。阿姨大人们随着音乐或摇动身体，或伸展四肢，她们把自己全部的激情绽放在这音乐里。日常生活油盐柴米所带来的琐屑，婆媳夫妻家长里短的烦恼，在这音乐的隆重里慢慢消解。

跑道上人已经越来越多。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动。间或有几个跑步的，他们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，就像风吹过水面，划出一道浏览羊蹄的痕迹。花坛边的空地上，“飞翔”着一群群读小学的孩子。有的穿着溜冰鞋，有的骑着自行车。他们的动作那么娴熟，总会迅捷地从你眼前一划而过。你还没来得及受惊，他们已经和自己的朋友笑成一团了。人来人往的夜晚，小贩们怎肯错过！他们早就充好了应急灯，架好了摊位。那个不停地播放音乐的是在卖耳机，顺便也卖充电宝，和小小手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那个摆在树下的是在卖瓷器，碗儿盘儿碟儿都挺漂亮的，价格也公道，质量呢，那就看各人自己的评判了。小姑娘头上戴了闪闪发光的荧光棒，正在卖丝袜和小饰品。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了每一个角落，可是并不让人感觉局促和压抑。每一个摆摊的，选购的，都气定神闲，大家在融融夜色里享受着轻松和舒展。

在这朦胧的夜色里，音乐是混合的，混合的音乐有海水荡漾的力量，人声是混杂的，混杂的人声有五彩缤纷的热闹。于是，在紧张忙碌的白天过去之后，人人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空间，想要的时间。这一点热闹和喧嚣，在五光十色中澄清，沉静，成了生活的梦中世界。

看一座城市在夜色里幸福，心旷神怡。亲爱的夜衡阳真令人沉醉。

【衡州写意】

宜溪笔谈

■崔建华

这是一条朴素的溪，亦是一条文化的河。

自源头到终点，四处四时，流着瑰丽的画意，淌着绚丽的诗情……

水之源

“宜水源出塔山，一名宜溪水。北流与潭石水会，又西北流注于湘。”此记载见于《明一统志》，详细说明了宜水的来龙去脉。在更早的《水经注》里，它就叫“宜溪水”，“出湘东郡之新宁县西南、新平故县东。众川泻流共成一津，西北流注于湘。”

以含“宜人”“丰收”“适宜”“当然”等意，且能用作形容词、名词、助动词、副词的“宜”来命名，宜溪水可见从来就是宜人的溪、丰收的水。而今看古华夏、古印度、古巴比伦、古埃及这四大文明古国，其文明何尝不正是黄河与长江、恒河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、尼罗河的河流文明！宜溪水，名字中就蕴涵了先民对生命之源及其润泽和包容的真挚感颂。

源头塔山，清康熙年间进士、福建上杭知县段献生在《塔山记》中称，“塔山者，湘山之首也。由湘山之麓三十里为桃源洞，洞口初入甚窄，山环如堵。少间豁然开朗，桑麻鸡犬，有桃花流水之致……”

无数潺潺细流、飞瀑流泉，最终汇聚成源头塔山之桃花流水，成就了宜溪水的浩荡奔流！

此处“湘山”非泛指湖湘诸山，实乃古湘山寺所在之山。山，《雍正常宁县志》称“半在城内”；寺，《同治常宁志》称“寺在蟠龙岭下”。今日城区砚池山之湘山和湘山寺，可见并非当年城内之山之寺。清顺治三年，南明永历王朝兵败武冈，永历帝来由柳匆忙出逃，命内阁大学士（宰相）吴炳护送皇太子取道城步逃往广西，结果吴炳与太子悉数遭清军俘获，吴炳后又被清军押解到了湘山寺。

吴炳乃戏剧名家，越剧《绿牡丹》、昆剧《西园记》均系其著作，都振铎称他是“临川派的最伟大的剧作家”。关押在湘山寺期间，吴炳坚决不接受各路大明降将的招抚劝降，写下“荒山谁与收枯骨，明月长留照短纆”的《绝命诗》后，绝食七日而亡。《明史·吴炳传》载：“遂被执，送衡州。炳不食，自尽于湘山寺”……

湘山有幸埋忠骨，湘山之首溢蛟珠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山之上，国有殇！

天之湖

自塔山中来，宜溪水一路北上，被

孟家堰大坝拦截后汇聚于一湖，谓之天湖。

天湖，今衡阳市最大的水库——洋泉水库，国家湿地公园。一处以灌溉为主，兼顾防洪、发电、供水等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。大坝为粘土心墙砂壳坝，控制流域面积 145 平方公里。1966 年 7 月动工以来，十多万常宁民工筑路槛楼、肩扛手提、日夜奋战四载，于 1970 年 11 月完工。

工程至今尚能灌溉九万余亩农田——湖水流经处，皆人家，遍繁华。

天湖畔有山，谓泉峰。《清一统志》称“蜿蜒耸秀，直上五里许。山顶有泉甚洁。”峰顶谢仙岩曾有道家在此修仙，《雍正志》载，“唐，谢道，不知何许人。开元中炼真泉峰之石岩，樵者值之。问其名，自呼曰，‘谢道’。询其食，出桃自啖。樵者乞一枚食之，负薪下山，觉两腋风来，归家数日不饥饿。复往寻，不获。惟留岩上句云，‘仙人有待今骑鹤，俗子无劳再问津。’今呼为谢仙岩。”

砍柴郎食了谢道长的一颗仙桃，不但余味无穷，而且数日不觉饥渴，是樵夫从未食过如此水果，还是饥渴交加后的美妙回味？

史料没有答案，樵夫再度寻仙亦再不遇。而今惟叹世事沧桑……

泉峰顶端俯瞰，天湖就像是宣纸上氤氲的一滴蓝墨水，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。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。有小千岛湖之美誉，有天堂湖之别称。天湖上游的群山之中，今又再造新的天湖——广济水库。若干年后，高峡出平湖，两滴蓝墨水将依次点缀于群山怀抱。

王夫之当年曾溯宜溪水而上，寓居常宁三年。先寄栖于族人、好友王应章庄园——宜溪水畔的大石岗（今宜潭新华村升堂湾），后又迁往上游的西庄源（今洋泉镇西南村）。西庄源距今日天湖，仅有两里之遥。

三载后，王夫之离别常宁，在《居西庄源三载将去赋诗》中无限感慨：“回首舜帝峰，濯水春水涸。芳草良未歇，佳期行可规。”

湖水而来，泛舟而去。宜溪水永远荡漾的，是船山背影！

月之影

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宜溪水悄然流淌，流经花前月下，淌得波澜不惊。

在古八景之中，与宜溪水相关的就占了一半，分别为“天开石榜”、“芟潭晚渔”“桃洲春浪”“西桥夜月”。其中的“天开石榜”与“芟潭晚渔”，说的就



铁丝塘记

■法卡山

铁匠铺

叮叮当当。铁锤子下火星四溅，日子随着铁片的淬炼，延展，柔韧敲打是一种被动的姿态，如有一片竹林，我就煮一壶茶，身边是流水、清风和鸟啼，心中住着一个朝代的散漫和清贫，但我一直是个劳作的铁匠，无休无止地敲打。这火红的铁啊，像我浮世的幸福，坚韧，血勇。

天池

在湖水倒影里，我假装盥洗脸颊，清洗心中的疲惫和躯壳中的鬼，假装有点点心动，爱上这落寞的山水，但那在湖水中行走的白云和蓝天，它们从不伪装，就此在残山剩水中，浪荡一生的光阴，更多的，我假装对此不屑一顾，无非洗了把脸，窥见鬓角隐匿的白发，然后每天扎着领带上班，虚拟公文，衣冠楚楚，风度翩翩。

山水之梦

每到夏天，我总渴望有清凉的山水，装梦，但内心的郁闷折磨寄生魂魄的肉体——犯困，打瞌睡，在新声中怀疑诗歌的价值。尘世中，这么美好的日子，在缜密的谋害中消散。如有一种转机，我就邀请陶渊明、王维、王船山，还有洛夫，一起隐居德圳的竹林里，那时，全世界的人都在跳舞，都在吃宵夜，都在醉酒，都在搂着空空的躯壳睡觉，而我们只邀清风明月，写无用的诗，窥视一枚月光不小心掉入水中，我们绝不心怀慈悲，傻傻傻傻的李白，去水中捞月，虽然，诗魔洛夫先生的游技很不错，但我们会不停地煮茶，直到月光掉入茶杯，我们就此饮尽月光里的乡愁，让满世界的人找不到归家的路。

风景二题

■宁建辉

雾

两岸青山相对望，风摆薄雾舞丝帐。日出映雾如珠玉，置身此境不愿返。

夜望江流

明月虽亮照古今，不及霓虹映水明。江流淘尽千古事，万般感慨上心头。

船山东路咏怀排律

■谢厚新

雁峰起舞云飞扬，船山东路跃蒸湘；横空出世倚双塔，呼啸前进襟三江；长龙起伏笑来水，灵蛇变阵穿穷乡；碧野有情铺锦绣，青川有意化芬芳；满城老少逐颜开，黄金大道铸辉煌。